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date or reference number, located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name or title, located in the upper center area.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name,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欽定四庫全書

○陶學士集卷十二

明○陶安○撰○○

○序

○○送周彥升北上序

正序

板心○○○陶學士集  
卷十二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周彥升北上序

宛陵周彥升業精五行書以人誕時支干考其  
生王制克凡窮通脩短災休之值悉如其言雖  
累千百錯雜南北人清濁高下紛糅不齊彥升  
從容裁剖分寸毫厘具有徵驗其術亦奇矣嘗  
畱金陵久而未祿寓當塗幾三載歸鄉里恐無  
以自著遂幡然動其遠遊之思仰而嘆曰今夫  
求吞舟之魚者必涉乎鉅海波濤之深而後獲

馬求千尋之美材者必入乎大山喬林蒼蔚之墟而後足馬求顯榮於時乃鬱上處鄉里又安所得乎吾當浮大江逾長淮溯黃河而上之過齊魯之邦覽觀岱嶽之雄北抵燕畿觀光於闕庭與天下豪士結交吐吾術以感否人物震撼公卿其或曳裾王門前席宣室庶吾志可伸矣余因其行而有感焉古之仕者才德宜其位彥升乃不得一試以是推之凡守道懷藝困窮不偶者多矣不獨彥升為然也安得使才德布於位亦若彥升之術第其清濁高下無分寸毫厘

之爽也哉吾知茲行將有所遇無以戚也為也子獨不見新豐逆旅之事乎觴之酒以為別

送易生序

國朝重惜名爵而銓選優視中州人刀筆致身入拜宰相出自科第往也登崇臺參大政才學隱居輒徵聘授官下至一技一能牽援推薦取緋紫不難中州人遂而滿中外榮耀于時唯南人見阨於銓選省部樞宥風紀顯要之職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也馬山林草澤之士其心晦遯窮理高尚終老文學故近年四書五經論釋

益粹纂附益精其書遍天下聖賢之道如日月  
麗天江河行地輝光潤澤無所不至使朱子理  
學之緒益盛以昌其淵源有自來也哉以是觀  
於今之世南士志於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士  
志於文學者率來求乎南求名爵有命得不得  
未可期也求文學委心窮理必期於得也南陽  
易生彥忠氣質樸厚生長北方年既冠矣游姑  
孰從予究義理為詞章頌然羣衆中朝夕往來  
專勤誠確今告別北歸贈詩成軸請予序其端  
予謂生之南來志於文學者也夫學無先於窮

理上萃于四書五經體之於心驗之於身踐以  
強毅之力居以弘裕之量使行成於內文著於  
外况以北產則名爵可翹足待矣嗚呼文學難  
而名爵易宜申告於中州之人也

送醫者鄭國才序

在天則元氣統乎五行在人則元氣主乎五臟  
太和絪縕充周無間始終廢物存之而生失之  
而亡故調理元氣為醫之本至於療治苟非急  
卒又先致益於脾焉蓋土氣流通則水火金木  
悉賴以生脾氣蒸潤則心腎肝肺皆資以養良

由元氣之所繫也然攻病之術衆人所共務厚  
本之道智者所獨得彼其情欲憂喜戕乎內暑  
寒乖沴暴乎外感觸之端不一其元氣弗和均  
而已矣是以上焉者運神聖於不言次焉者施  
工巧而取效脫乎至危而納乎至安知其本之  
有在也郡東南之黃池自如菴柳翁以脉劑高  
一世而繼者迭興今鄭國才穎拔衆中志在濟  
人聞其通典籍知古今事變匪特良於醫亦儒  
之秀者矣其先治難素者十餘世傳有端緒且  
參撫柳學於元氣流行天人之理已達其要蓋

國才道則儒藝則醫仁者貴得其本而儒又醫  
之本也宜能察識病源使不橫罹夫聞感其惠  
者日多有病劇累醫莫愈者君投劑益脾而痊  
遂持縑素求令辭頌其能余亦樂道人善慨然  
不辭嗚呼世之醫者於理冥然則其功漠然求  
能調理元氣者寡矣然民者有國之元氣也為  
人牧者有若君之於醫則民瘼甦而遂其生矣  
聞國才之風將有所感也夫

送照磨馬克讓序

凡立乎位事有踐於義者不以利害為趨避盡

所當為弗二其必而已古君子脩身利物動必  
以正不詭譽不苟同寧見憎於佞而公議與之  
以其殘於義也道喪風靡容身固祿諂附阿承  
委曲備至雖見於佞而公議鄙之以其傷於  
義也居今之時立乎位而踐義有如克讓馬君  
殆猶古君子者歟君東原儒家以簿書贊風紀  
主上昔幸南土知其名行已而為照磨於太平  
居幕僚之末郡府監守貴戚顯官勢位隆盛職  
佐貳之近猶不敢出一言立異唯俛首歛舌遜  
謝而已君乃抗論可否厲聲正色折之以理好

善嫉惡指斥無隱退食閉門無貨賄之交是豈  
以利乎趨害乎避一踐於義焉爾朝臣有薦於  
上者授資政院屬官北上京師余惟君之端潔  
確然有守當其在官益乎人者人不知也及其  
去官始悵然思之識與不識交口歎美天理之  
存人心終不可泯宜公議之與之也異時大用  
兆於是行其必始終惟一哉

送馮生序

古之君子學以善其身非務幸取榮富在孔子  
時三年不志於穀猶弗易得况至于今古學益

遠不敢驟以望人也苟窮經蓄德俟時而達推其才以濟物斯亦可貴焉爾是以朝廷立制使士出而致用其目有三曰進士也曰學官也曰儒吏也州郡吏曹士或不屈從而進士拔一於千百未易猝與寧受辟為學官若馮生景文是已馮世居采江其尊府聘師西塾教子若孫唯景文自幼翹拔疑如成人曩欲從余受業時予為親負米于外莫克應其所需去年冬始歸則儲氏禮幣已在余門景文求學益慊館穀于儲以俟受業馮儲世姻皆余懿戚故樂育而成美

馬乃取四明程先讀經程式倣考亭六條之法與之窮繹濂洛以來緒論會歸於往聖旨趣日脩月積未見其止豈專科舉之習而已哉今景文奉檄需次學官使能恒久勤勵毋渝始志毋替後功雖進士第可期以登然科舉不足第人品予厭之且久但以親老乏養無階得祿遽欲舍而未能若夫慕古君子所學則誠本心也余既強顏充賦鄉省景文亦歸臨別曰道斯語俾以自勉焉

伊洛淵源錄序

道在天地間經緯人文綱紀世教無一息不存其明與晦繫乎人而已矣三代浸遠真儒善治世不一見聖塗榛蕪為害滋衆上下千餘年孔孟遺統泯焉墜地斯道久晦天實厭之於是濂溪先生特立先覺建圖演書啓導後人程兩夫子心領正傳遂嗣鄒魯絕響其學以誠敬涇養本原自洒掃應對貫乎精義入神自靜存動察極乎盡性至命即物以窮其理反躬以踐其實擴聖賢未發之秘凡羣言混殺倍學乖陋一掃其弊悉反諸正時則康節邵子游神先天闡揚

理數橫渠張子得於見聞沉潛堯舜之域以相羽翼斯道大明於世天下英才接跡及門佩膺師說言行出處散載方冊朱子彙次成編總四十六人題曰伊洛淵源錄所以上泝洙泗下衍考亭之流可見道無一息不存因其人而明焉爾國朝許文正公身任斯道傳之右丞耶律公俱掌胄監唱和伊洛之學使其淵源之盛充溢四海故為士者皆知根據理性考精粹而棄穿鑿其於聞道反若出乎三代之前者蓋有所自来也右丞之後行己公光嗣家學曩貳憲湖北



嘗出是編壽梓鄂泮及調江東復命刊置姑孰郡庠值太守子明高侯大新廟學圖興教養之具喜得其書用廣傳布府推李君全初協心董事將俾學者探討服行約諸身心建諸事業歸宿乎仁義中正其於人文世教信有補益哉

送教諭張彥聖序

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三治有封建養有井田教有學校三代迹熄首變治養之制代相踵襲莫能復古所存者唯學校久而益廣誠以性衷倫理在人至重不可一日不明於世况乎

考德藝美風化又國體之所急也漢晉以下學盛於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於郡縣而教官無常銓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隸郡庠而已今也邑必置學必命官祿雖輕而道則尊勢雖孤而任則專去民家近禮樂之澤易浹於百里是以儒者試仕願階乎此有不屑於它岐焉華亭為古名邑倚郭於松江廟學弘麗廩帑豐物稱富浙右曩余識其文物類脩整醞藉有機雲遺思故談者舉教官美任為是邑屈巨擘行省以斯職授諸彥聖張君可謂得其

人矣彥聖科第世家也學敏文贍超躡等伍如  
竒寶橫道趨者樂競嘗位賓師于鄉校端表儀  
肅條約弟子說<sub>上</sub>推是以教華亭啓義理之秘  
藥浮奢之痼新耳目之習謹身心之脩則德藝  
有不考歟風化有不美歟性衷倫理有不益明  
歟然余告于君者非以是為足傳曰惟數學半  
又曰仕優則學君子之應乎外正以資乎內也  
子其砥利器馳堅車必得儁于千萬人之場將  
使科目由已重無使已由科目重廓其用於時  
是固君之所志而余之所望也豈徒善諭一邑

而止哉

送海漕官徐師顏序

朝廷經國之資仰給於東南貢賦者惟田租尤  
盛荆揚荒服遠王畿數千里外巨艘山矗歲漕  
三百餘萬石涉越溟洋達於沽口風潮恬便旬  
可抵燕視古鑿渠引河勞工力阻湍石困於輸  
將萬不侔也海漕開府姑蘇品居正三寵以銀  
章位在列郡上勢埒藩閫其屬千戶命服深紫  
金符煌<sub>上</sub>每督運至京戶部奉旨燕勞錫子特  
陞其爵豈不為邦有儲峙乃命脉之所寄哉太

平為瀕江下郡秋租十四萬石今年春夏兩運漕府以千戶徐君來督事準量適均官無虧逸人不知擾往時漕夫恃豪倉曹恃衆氣不相弱啓釁片語攘臂奮呼黨應逢蠱午鬪揆擊效延害於民市肆晝閉物情震洶歲常徂習不悛有司莫能輯也比者治郡皆賢大夫重以君之才柄故能潛遏競端勞績彰偉蓋君乃吳門巨室其尊人領漕職風烈鬱存則繼美於先世者有由矣諸公名流以君勝任而民咸德之於其行歌詠累牘俾予述其槩竊惟詔旨嘗賜天下半租

而民力向紓奈之何中原涸歛天子痛元疇罹飢溺脩德弭災傾庫廩以賑救仍下令蠲全租近京師穀價翔湧公室私家皆以不給憂則夫延頸而望哺者方切上於斯時也君宜速於往以佐其用勿使粒米如珠而重朝廷之慮也

送丹陽山長劉彥質序

姑孰城東南羸兩舍井邑豐華地名黃池其學舍曰丹陽書院老屋數楹歲乏常入教官借廩郡庠幾無容託甫至突未黔尋託事去無以振宣文化踵襲滋久見聞為常禮摧樂暗莫克扶

植余竊病焉其能釋余病者僅彥貞劉先生而已常端坐論堂舉五典三物之懿誘導諄切闡揚朱詩經緯其性情溫柔寬厚人樂觀之寓况澹寂空室磬懸唯簞豆自奉無金穀出納之煩得肆志於理奧乃考創學之由知自西山真公嚴潔祠報使其餘響遺烈震蕩耳目矣郡侯嘉歎思有以慰先生之心因相其材役崇飭廟堂樹墉浚池規制合度憲軺聞其賢割天門剩儲萬緡有奇營產以給之積數十年不可興者一旦淳興光華偉哉郡府承憲旨考藝郡庠衆曰

持衡公平唯劉丹陽能然禮殿落成于泮衆曰賦以頌禱非劉丹陽不能然每入城市士大夫爭迎承歡盃酒間願望儀表以自肅也余覽天下事其可興者順勢而成為力率易不可興者建謀而造為力率難君處難如易昭有全功苟移其能措諸時用則利益無窮不特釋余所病世凡共病久不能釋者猶渙然釋矣劉越人也考滿詣余言別故樂稱其實豈苟譽焉而已哉

送趙致端序

十四年前余與中山趙致端居同里學同師治

同經自髻及冠情好甚篤游止與俱其間別久者唯侍其尊府尹縉雲時為然餘則無數日不面也輒講討理性評古今文章或倡和成什率以為常其樂藹如也時趙氏自憲使朴隱公寓姑孰市之東巷古屋逼城蕭也然也稍東則廢城之基其地高爽下俯深隍植以蒼竹嘉蔬盈畝中峙歲寒之亭余生晚不及拜朴隱公也冢嗣即致端尊府字子範余每見其宴坐亭中靜閱書史性高古與世不合再除旌德尹志弗樂仕甫五旬棄官携家西居臨潁致端目別去余

每西望興思往來于懷又懼致端氣質豪敏不拘小節見所接者莫已若乏規戒磨礪將中道自輟去年春余在京師遇其從弟致安致本獨喜問致端事則稱其志彌高才彌進冬許昌毛公禮遊姑孰屢與余言致端如致安所稱今年冬致端與其弟致敬來尋先人舊址首訪余相見驚喜劇談舊事才數日過金陵省其從父子威君浹旬復來渡江西還徵贈言於余君業周易請舉而喻焉升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木由尺寸而拱抱能升自

地者以積而致之也人有兩積培植以素進為  
以漸勿棄小善勿負已能日升不已道德崇而  
才業廣將無施而不可嗟乎其必積而能升哉

送天門孫山長序

今書院星布海內類多後創教養之具不足甚  
至歲無緡禽之入虛額崇而實效微求如天門  
粟幣之饒佩履之繁鮮有也教官紛列庠校每  
借階餌腆祿故視事席未暖輒乞委引去視廟  
堂燕圯墁瓦飄剝漫不經意求如伯明孫君守  
任獨勤又鮮有也以天門之山得孫君長之其

果能振揚斯文哉書院建自前代扁以宸翰當  
大江上直兩峯屹立相顧勢抗霄漢宛然戶闢  
之象基弘構轟專其地勝遭季世兵攘士浮淮  
續至咸賴給於茲田租石踰二千迹年蠶漁日  
滋反至匱乏廢窳若傳舍有識憫慨每冀得人  
光復舊觀嘉惠士子惟伯明在官卓然殫力徵  
浙田歲逋購材鳩工撤新禮殿翼以崇廡塑圭  
冕像百有二十脩闕齋庖招集諸生闡明聖道  
以淑人心覲嗣鄒魯遺響而君遠考滿積資萬  
緡以授代者於是聽試憲司需選于吏部觀長

是山者未嘗親獲交承其善終如始克蹈全美  
僅見君爾行將典教州郡職益重責益深振揚  
斯文當不止此吾又厚期於君也

送王子楚序

有虞世賞岐周世祿獨官不世者人賢否殊也  
逮至周官師氏以禮樂德行掌國子之教然猶  
考藝進退未嘗悉世其官而必任焉後世蔭補  
法行或曰顯官必公卿子弟為之以幼習其業  
熟朝廷臺閣之儀或曰驕驕不通古今無益於  
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是皆偏見爾及考

漢儀二千石以上得任子弟擇茂廉者補令丞  
其法良而未備今制蔭補五品之上受命于朝  
降自六品省銓掌金穀第其上中下以歲月為  
差至滿始受朝命許與民政蓋治民者為國之  
大端理財者經國之要務將俾因仕知學練世  
故涉艱難以培其才然後移以治民故不得不  
自理財始此則古所無也王子楚金華人四世  
祖魯國文定公為淳熙相由宋而元世繼簪紳  
其父兄皆儒仕子楚以蔭補為姑孰征官之貳  
夫貳也在它官特佐其長唯征稅則操柄規利

勢與長使等君雖日游塵市雜然商販中而清  
資偉觀見者珍慕猶麟鳳拔乎羽毛之倫也自  
其夙承庭訓受經許文懿公之門遂有成立雖  
由是以治民而為之奚難其或薦名文翰接武  
朝行得以著其猷為既非驕驁又熟朝廷臺閣  
之儀漢所擇茂庶吾非斯人而誰與江風載薰  
歸舟言邁持觴列餞贈之以文

送經歷張景中序

銓衡重守令之選而經歷次之蓋不輕以授人  
也自幕僚不辟於長官而命於朝得以均禮抗

論彼可于上此否於下彼非于前此是于後準  
律而裁之當也據理而行之決也其責任豈易  
乎哉姑孰郡有幕官曰景中張君執心以公雖  
疑而不避持身以廉雖貧而不怨議事弗隱長  
官心服其能不敢越理而肆夫幕僚有三經歷  
居其長當一郡喉衿館鑄之司苟得其人則息  
流福衍是則寄千里之命者不獨繫於牧守而  
充繫於經歷之賢也然牧守出治者也經歷贊  
治者也出治得專制之而贊治無自遂之義或  
不得於守雖欲語而箝其口焉雖欲動而掣其



肘焉經歷之難為蓋有甚於守矣一有弗當其  
才強者矯戾以立異為能弱者詭隨以苟同為  
便守以崇貴臨已上必與之異飾譽而已必與  
之同罷軟而已苟守之所行未中乎理則戾而  
非矯也中乎理則隨而非詭也或任其偏而贊  
之乖方此郡政所以不理也若君則不然不怵  
於勢不屈於私鼓唱公道見義必為無箝口掣  
肘之患無矯戾詭隨之失三邑士民樂聞其善  
而稱誦之及去官也歎羨思惜欲留而不可得  
矣君河東人家于浙西其詩文備雄厚清楚之  
氣風儀備潔美瑩瑩望而可敬今將入京方當  
登用髦俊之時則君之賢幕官即異時之良  
守令也不特陳力效職以忠於君又將立身揚  
名以顯其親

施山長挽詩序

人有遠百世而相知者况同時乎凡居遐壤異  
域皆同時也况鄰境乎苟言行中於義文學根  
於道雖不及目乎貌耳乎辭吾將信其力善而  
沒有餘思矣無它天理同然人心無間此敬拜  
施君之沒士類不能已於哀音也宜哉至正初

余識君之子景中於鄉闈抑口乎其恭也循上  
乎其良也余嘉敬而深期之是歲果與江淞省  
貢甲申再會錢塘而景中禮益恭德益良蓋其  
涵育薰摩服父訓不違故植立如是余既因景  
中知君之賢然未獲一遇以遂所願甫五十而  
卒觀余友鄒功父狀其行謂君立身本諸孝弟  
忠信持已以敬善奉親睦族恤孤濟危雖三代  
淳厚之信蔑以踰茲余又知君德脩於內則其  
綴文攻詩藝於培養之素異乎雕組末習矣君  
家宣之雙溪受辟長初菴書院未及赴任其卒

也姑孰郡邑大夫暨在泮搢紳聞而感傷今窆  
有吉卜遂相與聲諸挽什用相締謳姑孰與宣  
鄰境而大夫士未必皆識君也韻度悠然寄其  
哀思豈非力善可慕出於心之同然者乎彼其  
富家大姓歛怨興讎猝遭變故衆心幸焉余以  
是益歎施君之賢不特可知於斯時將有遠百  
世而相知者矣

送張誠之序

朝廷課守令興學居六事之一屢飭風憲勦勵  
人才風化之寄有所委屬然而肘教印者撓於

錢穀出內正錄曠為閑秩遂設大小學之師曰  
訓導表儀諸生每旦望守令謁廟聽講或憲節  
按臨羣集論堂獨以師生藻黼學宮而訓導為  
職反重於教官矣至正甲申冬江東憲官來戾  
泮黌懼教養弗稱命選訓導教官宿儒合辭進  
曰有張姓字誠之巷處受徒行義文詞允宜是  
選監郡子實尚書郡守仁卿胡侯遣幣致辭誠  
之遜避再三乃起供職憲官分庭鈞禮郡侯喜  
於得人士子慶學校之不廢焉及胡侯考滿子  
明高侯視事新建廟學君為考其制度高侯致

政去尚書綱總學務其為人剛嚴少與可君與  
之始終三載無違言忤色人以是多之歲大比  
充賦于鄉且請解職學正臨行簡學錄劉彥英  
登門固留而其意不可矣嗟乎古道浸遠薦於  
力學者寡勢燄之所歸貨賄之所在紛紜是趨  
孰肯甘澹靜以自泚其身哉君既有植立推善  
及人而學校有所賴於張氏其有光也張之先  
來自安豐居當塗者累葉今為當塗人

送篤彥誠赴官紹興序

至正初科制復興國人增試明經端迫試期鼓

篋場屋者類以未暢全經自惕然積學深純見  
理明徹則敷繹有裕時彥誠以詩經領江浙省  
薦試藝京師弗合而歸歲甲申大比又領薦行  
省乙酉春遂得雋春闈奉對大廷余亦與計偕  
在京師聞稱右榜之士莊肅端慎人輒以歸彥  
誠受衡陽縣丞以毋憂不赴改紹興錄事司長  
官即字牧正官也今年春余較藝南宮寓都頗  
久見新進士及前兩科登第求仕者多除字牧  
正官彥誠因有是命馬竊觀近數十年朝廷拔  
文學之士共治天下不過徵求隱逸也作養曹

監也開設科舉也然起自丘園卓有顯效寥  
幾人哉曹監之選歲僅六人至於躋省部應臺  
憲纂脩國書掌教成均布滿庶位下至寄郡縣  
之命凡補益治體者多自科舉出上意責望不  
薄也今彥誠之官越上猶故鄉也人情風俗知  
之有素歟其所蘊施諸政而有餘矧其同官徐  
國賓余曩忝同貢彥誠與之協心蒞治孳上撫  
綏越人必被其澤而克上副責望以增大科之  
光也彥誠既往出此質於徐君以為何如哉

送蔣茂功序

稱學校之盛者非貴其金穀豐饒棟宇宏麗在乎得人施教使詩書禮樂之澤涵濡羣心為國家育賢才為斯民美風俗任是責者由於訓導得人也太平學宮教授缺負正錄代出內日趨走奉承不暇然教事卒賴弗墜者幸有蔣君茂功以訓導為職耳曩郡侯承部使者命求髦雋為學者師士論翕推茂功無忝是職教官踵門迎請遂謁廟告至官僚寓公薦紳名流羣執賀爵列進德堂賤夫下走亦知為得人日坐公齋敷揚唐虞三代心法治道紬繹微旨及伊洛格

言委曲誘進學者歸心太守高公興造殿庭輟庖饌君儻屋于市以居其徒翊望仍會講公堂不廢常儀今試藝浙闈棄職而去衆謂余與茂功雅交不可靳一言以泯其美余惟君在庠舍幾三載當監守之親蒞分憲之按臨御史之循厯宣撫之詢訪能使學校光華稱盛于遠迩苟不自以為至端誠簡重克拓志業又將展摠才猷適用於世豈止若斯而已哉

送王生序

宛陵王生廷洲嘗受業於余今從父官奉化同

舍生請曰王及門且久去有離索之歎吾黨亦  
戚然于懷願先生贐以辭余因自念弱冠時閉  
門獨坐研討經籍頗涉諸家慕古人脩詞章病  
未達其要乃從朋游間得四明畏齋程氏讀書  
日程放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節且次第筋  
脈貫使攻儒術者有楷式遂遵效其畧持循  
累歲真若承巖師而親畏友也既長為童稚師  
獨愛導以程說十年前分教泮庠廷淵來遊摠  
衣弟子列聽演易旨探索象數義理之隱蹟諷  
覽考覈粲上忘疲年漸盛猶請益不已近數載

余東游吳西過淮汴歷燕趙齊魯往回無常廷  
淵亦深居寡出始孰人士敬其德性悅其才藝  
羣遣子弟執禮事之儼室邃巷勤於訓說余於  
程蓋私淵焉者則廷淵治身誨人其端緒亦有  
由也奉化距四明城兩舍程氏教育遺澤在乎  
人心子之往也敷求典刑進而不可畫博焉以會  
其理篤焉以蹈其實尚其強勵而惟永終之圖  
余既喜廷淵之行而成其學也而自惜不獲親  
炙於程逝也又以志余恨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同學

